



A MARRIAGE IN
HER 30S

三十 必嫁

冥天若◎作品
MITIANRUOZUOPIN

比《相亲以后》更深刻的80后婚恋感悟！

我们曾是“恐婚族”，是什么让我们选择结婚？

27岁，她沉浸在过去的恋情中庸俗地活着。28岁，她莫名其妙地遭遇了一场订婚失败。
29岁，她光荣地被喻为超市的下架水果。30岁，她大怒，发誓，一定要嫁出去！

山西出版集团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三十不嫁

A MARRIAGE IN
HER 30S

MITA RUIZUO
必天若◎作品



山西出版集团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十必嫁 / 宓天若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5378-3208-3

I. 三… II. 宓…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0672 号

三十必嫁

宓天若 著

*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www.bywy.com

北京嘉业印刷厂印刷

*

开本: 920 × 1280 1/32 印张: 8.5 字数: 242 千字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

ISBN 978-7-5378-3208-3

定价: 25.80 元

目录 • contents

【27岁】.....001

卡在半成熟与成熟之间 002

流言飞语是生活的一部分 005

相亲的男人 010

原来曾经相逢过 014

路还很长 017

相思又回来 021

回首已是百年身 025

原谅过去爱上未来 029

【28岁】.....032

新的一岁新的开始 033

富贵单亲家庭的可悲产物 037

交错过往在一瞬间 041

怀念不需要情节铺垫 046

万恶的世俗 051

再相逢 054

谁是汉尼拔,谁是克拉丽斯 058

疯狂的山顶 party 062

又将荣获金马奖 066

【28岁 1/3】....068

准备出嫁 069

女人真不容易 071

今天开始做小强 074

一个惊天的八卦 078

bye 第二次订婚 082

世界真小 085

生活中谁不是戏子 090

人世变幻无情 096

物是人不同 100

【28岁 2/3】.....104

生命是用来延续欢乐的 105

感伤机场 110

一岁已足够沧桑 115

葛雅理论 119

一切都会好起来 124

谷莠子花馆 127

为什么还站在原地 131

榴莲和萝卜糕的选择 135

contents • 目录

目录 • contents

相亲很有困难	139
相近不可相亲	142
【28 岁末】.....	146
啼笑因缘	147
可恶,妈妈也被收买了	150
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湖吻	153
协议约会	157
老姑婆又怎样	161
约会是一场预谋	164
嫁老公就要先挑婆婆	170
林世奇病了	175
婚姻很远,暧昧很近	178
世上有种爱叫日久生情	186
【29 岁】.....	191
花事了	192
过去和现在如此接近	195
一米左右,可见	199
爱情路上各凭本事	208

只怪相恋太美好 211

幸福莫衷一是 216

命运不是虚无的东西 220

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 224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29

Return of happiness 234

生活是不怀好意的玩笑 238

经年承诺 241

【30岁】..... 244

青梅竹马已过去 245

一个烟视媚行的女人 249

恋爱宣言 253

盛夏的婚戒 257

三十必嫁 261

回文藏韵已照录半查十

陈去衣的嘴裂开某以眼觑却不切会意，要待说言且一，干支棒一公欲言

思心着一直到了黄昏，白柳不消言又，然自静更鼓，来出别
只两首斗上登年色徘徊暮暮手，暮冬的寒夜常寂静，鱼一公欲言越前细

【27岁】斗人，昔关能千的唇白唇升鼓，求才鞋跟挂挂四，朵耳河而千分

闹闹点五将成月呈着情而更八十星
静夜的员会文意欢喜喜事好，苦哀愁困，眼小合而前来潘里前容美呈制

虽剑走银鼠然，作
暑钱钱不再苦，而草如风丝一情不容思而生愁静，而和星真了奈人支，如“
查员会而己入更十四岁战平会一替难战”，比三天回天再踏，我夫却更日一，我

失去的，可以成为回忆，藏在心底；相思既然无法远离，就将它泡进
时间，慢慢品。但是爱情依然还会再来临。

金管战”。十良人支五生致夫会意隔悲，中十刻人支出日更前某人是思

——27岁题记

“，如景隆朝思春，人氏而士超家十五自大个藏韵公公取”
战”。小曲出横显会割割野，平中隆人，而也正真小个藏韵舞，要个个藏韵”

。来自武院

。又来又

“，我而的藏韵舞战，而舞了香珠美珠
那来士来呀，丑来一冬而，忍忍千个，小这半臂是而前，而我战来一下而战

。工意田副去非难非武院战界，大
晴而思月，暗然是想克静，而士超家十潜大个藏韵舞战，而我战来一下而战”

。战战”。战战战，黄德

半战界；香珠美珠更而到公取战言战，而舞而而夫而不来言战且而，而战”

。战战，思心而战战战战”。战战受而思心而战战

卡在半成熟与成熟之间

有这么一种女子，一旦拥有些优势，总会时不时地通过某种整脚的方式表现出来，过度得自然，又怕你不明白，白费了她的一番心思。

眼前就有这么一位，穿着异常可爱的冬装，毛茸茸的粉色手套上长着两只兔子的长耳朵，巴拉拉地掉下来，遮住她白皙的手指关节。人长得不算漂亮，但是十八岁的青春足以弥补这点缺陷。

她是美容馆里新来的前台小姐，叫程芳芳，没事就喜欢拿女会员的资料看，然后评头论足。

“唉，女人老了真是可怕，情感上再也容不得一丝风吹草动，若再不好好保养，一旦边城失守，就再无回天之力。”她拿着一叠年纪在四十岁左右的会员资料感慨。

“岁月不饶人，男人也会老，也会败走麦城。”我拿过那些资料，放进文件柜。

“但是男人老的岁月比女人晚十年，悲剧总会先发生在女人身上。”她耸耸肩。

“那么你就嫁个大自己十岁以上的男人，将悲剧降到最低。”

“没这个必要，就算嫁个小我五岁的，人到中年，我依然会显得比他小。”她颇为自豪。

又来了。

我笑着看了看她。这就是她的优势。

她长了一张娃娃脸，的确显得年纪小，个子很矮，顶多一米五。初来上班那天，我还以为老板非法雇用童工。

“不过绯绯姐，你就得考虑找个大你十岁以上的。你皮肤虽然细，但是面部黯黄，显得老。”她说。

“是的，而且还有永不消失的黑眼圈，若有你那么好的皮肤和青春，我后半生可以少担惊受怕些。”我顺着她的心思，夸赞。

“所以啊，绯绯姐，你干吗还不嫁？”

年少无知，足已形容她的全部。

“不是不嫁，而是没有碰到合适嫁的人。”我淡然。

“哎，你怎么一点儿也不紧张，好像很乐意做老女人的样子？”

我笑笑，不想再答理她，和这种自认为单纯的女子聊天，得谋杀细胞千千万。

看看时间，正好下班，整理好文件，一一检查抽屉有没有锁好。

“绯绯姐，你其实就没有好好地注意保养，在美容馆怎么就不好好利用一下呢？否则你的未婚夫也不会另寻新欢了。”

我心一痛：“你怎么知道他另寻新欢？”

“除了这种事，还有什么会让快到手的婚姻告吹？而且听说他很有钱是不？有钱的男人都对年轻漂亮的女子感兴趣。”她眼睛露出八卦的神色。

我有些生气，所以说女人一多就没有隐私可言，再掖着藏着，还是会被挖出来做茶余饭后的点心。

与楚辞分手，并不是因为他另有新欢，而是因为我们都缺乏安全感。

程芳芳忽然凑近我，说：“怎么，你不相信我的观点？要不，你将他介绍给我认识，我打赌一定会让他甩掉现在的女友跟我好上，还能给你出一口恶气。”

我“砰”的一声，将手提包重重地放在办公桌上，吓了她一跳。

她那点儿小心思，我会不知道？不就是希望钓个金龟婿好享福吗？她要动，谁的心思随意，但不能拿我心口上的伤来开刀，还理直气壮地说是帮我。

年轻无罪，但是不能无耻。

“少从我身上找出路，有本事靠自己。”我没好气地说。

拿起包，打开门走出去，听到程芳芳在后面嘟囔。

“快奔三的女人就是小心眼儿。”

压着火走到电梯前，心中不由一阵悲凉。

二十岁，卡在半成熟与中年之间。实在不值得炫耀。

那些年的青春和情感，全押在了一个人身上，却换来一子出局。

周末，又是一个寂寞的夜，决定回家陪爸妈吃饭。

一开门就闻到菜香味，还听到妈妈和爸爸拌嘴的声音。

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见怪不怪了。

脱了鞋，走到大厅看电视，任他们吵闹。

妈妈是上海人，远嫁到这个城市几十年，虽然脸上长起了道道皱纹，但依然带着上海女人所特有的大都市时尚气质。爸爸是北方人，也老了，已经到了更年期，脾气开始变得怪异，一点儿芝麻小事就看不惯。

虽说南北是互补的两字，但是南方人和北方人就是差异性很大的两类人。爱情就是这么的神奇，再不相衬，也能凑到一块；每天风雨交加，也能一并过了这么多年。

说到底，我很羡慕爸妈的这种感情，曾经一度幻想着与楚辞也能过上这么一段又有风雨又有晴的家庭生活。

和楚辞分手，妈妈是抱怨最多的，因为楚辞符合她心中的三好政策，背景好、经济好、基因好。

楚辞的爸爸是一个颇有声望的外科医生，妈妈是药剂师，而他，则拥有讨人喜欢的身形和长相，MBA出身，前途无量！钱途无量！

就连爸爸也无不惋惜地说：“绯绯啊，有些事忍忍就过去了，何必分手。”

这就是为什么我搬出去住的原因，老眼看小眼，对看两相悲。

吃饭时，妈妈问：“绯绯，最近有合适的对象吗？”

又来了，我皱皱眉，扒了一口饭：“这段时间咨询的客户比较多，又累又忙，没心思留意。”

“是啊，你馆里全是一群女人，可开发范围太小了，利用资源更不多。好的她们都私藏了，能拿出来的也不怎么样。”妈妈很具有分析性地指出弊端。

我低头吃饭，等着她的后话。

“前些天对楼的陈大妈说，她一个亲戚的远房表亲的侄子，过两天会来旅游，据说人品不错，也有一定的事业基础，和你同年，说介绍给你呢，到时见个面如何？”妈妈眼神期盼。

我无奈。女人快到三十，你不急，自然有人替你急，这些人不只你的父母亲友，还有街头巷尾，左邻右舍。

“怎么样？”妈妈瞧我不吱声，又催问。

“好——见就见呗。”我能拒绝吗？除非皮痒，否则又有一顿好吵。

这时爸爸认真地说：“绯绯，如果还想着楚辞，就飞去找他，他不是还没结婚吗？似乎也没有女朋友，这么多年的感情，男人也不是说放就放的，多少都会惦念。”

我一口饭哽在喉里，半天才咽下去，摇头说：“算了。”

楚辞家与我家是世交，为此楚辞的事情，爸爸总会知道一些。

然而，过去了，就不要再提。我也有属于我的骄傲。

不是没有去找过他，不是没有求过他，不是没有撕心裂肺地哭过，这些他们都不知道。只知道快到婚期时，我忽然宣布：分手了。

五年的相亲相爱就这么轻易地成为过眼云烟。

一别，已经年。

流言飞语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任职的是一家大型的女性美容会馆，每一种项目的价格都很昂贵，来享受的女人基本是金领，千金大小姐，或者富太太。而我就是这家会馆的化妆师。其实也只是在她们享受各种服务后，让她们脱妆的脸部重新焕发神采，甚至更加光彩照人。

化妆，是会馆的一种免费项目，所以我的工作很轻松，只是交际圈大大受到限制。清一色的女人，而且几乎全是长舌妇，会馆里的每一位女性，无不被拿出来八卦过。

托她们的福，我的不幸也被宣扬得有声有色，短短时间成为会馆的“大明星”，甚至连我不知道的细节，她们都打听得一清二楚。比如现在——

对面传来陈夫人的声音：“那个莫绯绯啊，听说她的未婚夫并不是因为爱她才娶她的，而是因为她是那男的初恋情人的同班同学，为了延续那种初恋的亲切感，才同意和她结婚。”

“哎呀？真有这种事？那个男的也真够痴情。不过她的未婚夫一表人才，她还真是配不起他呢，我还奇怪她怎么这么好命，能嫁给那样优秀的男人。”

由于今天两个门都没有关上，所以她们说的话变得异常清晰。——钱

我整理着化妆包，自嘲地一笑。

这时陈夫人又说：“莫绯绯也就是因为知道了事情真相，心里气不过，去找未婚夫理论，据说闹得可凶了，结果被未婚夫亲自押到机场，遣送回来。她当时死命地抱着未婚夫又哭又叫，比机场的广播还响。”

旁边的同事叶莞看了我一眼，我朝她耸耸肩，无所谓地捧起茶杯去泡铁观音。

陈夫人继续说：“其实，莫绯绯就吃亏在不肯吃亏，这点儿醋都要吃进肚子里，所以怎么不被甩呢？”

“可不是。话说回来，还只是未婚夫，并不是老公呢，还没结婚就管得那么死，男人能不怕吗？就连我，都觉得要窒息了。”方千金“咯咯”地笑起来，像只母鸡。

“听说莫绯绯对未婚夫很痴情，他们很小就认识，所以打小时候起她就暗恋人家了，追了十几年就快水到渠成，眼看婚期将近，蹦出那样的消息她心里自然紧张，所以她才会有那么激动的反应——也算是人之常情。”

“哎，莫绯绯那么早熟？不过那样的男人，女人可眼红着呢。能嫁给他就是一种福气了，后半生几乎可以不用发愁，她那么计较做什么。”

呵！精彩至极！可怎么越听越像皇帝的后宫？

人的嘴巴真是神奇，除了吃饭，还可以成为一种最强大的互联网，快捷详细，最主要的还免费。

这样的生活很闷，但也并不是不快乐，至少听那些小姐太太们长舌时，总能知道一些令人发笑的事情，打发了许多无聊的时间。

“真是越说越不像话了，绯绯，我去帮你出一口气！”叶莞站起身，想往外走。

“爱说就让她们说，过一段时间就淡了。”我吹了一口茶，“她们可不是喜欢炒冷饭的人。”

叶莞停下脚步，转头看我，半晌疑惑地问：“绯绯，那事情……真像她们说的那样？”

我轻笑：“看来人言的确可畏，你天天这样被流言荼毒，居然还会产生相信的想法。”

“话不是这么说，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叶莞瞪我，“我是关心你。说真的，如果真有一部分事实是那样，你当时真该回去道歉。”

我冷笑：“就算她们说的话有百分之五十的真实度，另百分之五十的夸张已足以掩盖整件事情的真相！”

发觉对面安静了下来，心中一动，放下茶杯站起来，走到门口，便看到那几个女人躺在美容床上，一个个睁着大眼，一副凝神细听的模样，就是美容小姐都放慢了手下的活儿。

看到我站在门口，美容小姐忙低头认真干活，那些女人则闭起眼假装洗得很舒服的样子。

真想手里有一条鞭子，狠狠地抽她们一顿，一个个无论怎么看都像是皮痒的。调整好我脸上的表情，绽出一个标准的微笑，将门给关上。

心里轻叹口气，想起楚辞的一句话：人活在世上，就得承受世俗的流言飞语，这才叫生活。顿感安慰不少。

我和楚辞的确是青梅竹马。

那时候，城市还没有大面积的规划，我们两家就住在一条街的同个四合院里。

院子的中间种着一棵壮实的无花果树，树边楚辞的爷爷用红砖头一块块地砌成一圈砖栏，每年无花果成熟时，我和楚辞就会站在砖栏边，手拿着竹簸，兴奋地看着我爸爸或者他爸爸用长杆挑下一个个的无花果，我们就在下面接，一接一个准。

楚辞幼时很顽皮，像所有男孩儿一样，喜欢捶拆撬打，把他家里弄得梆梆响，结果每次他爸回来总要揍他一顿，他就常跑到我家躲。

后来上了小学，我们在同一个班里，那时我性格比较安静，不太爱与小朋友接触，爸爸怕我被同学欺负，就让老师安排楚辞和我同桌，上学放学也让他和我一起走。后来初中高中也很自然地这么在一起。

很奇怪，纵然年少时拥有如此亲密的时光，我们之间却也谈不上亲密无间，两小无猜。

我直到高中毕业，对他的印象都不是很深，只知道有这么一个玩伴，同学，或者友人。

所以，说我对楚辞暗恋十几年，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再后来，我们都考上了大学，他在东边，我在西边，出门在外，同一个城市的人联络起来都会格外地亲切，没事就在网上聊天，聊那些新鲜的、伤心的、有趣的事情，也会偶尔聊聊小时候的事情。那时候，我依然没有爱上他的感觉，只是对他有一种倾诉的依赖。

我是从什么时候起，对他动了心呢？

我坐在酒吧里，一边喝酒，一边回忆着。也许是酒精的作用，让记忆也变得模糊了。

“小姐，能请你跳个舞吗？”身旁有人很绅士地问。

侧过身，打量了一下这个男人。

灯光很暗，但仍能分辨出是个面目顶俊的人，个子很高，身形很好，一身西装熨烫得笔挺。

还算赏心悦目，可以成为舞伴，我一笑，站起来，将手放在他掌心。

我的指尖很冰，从小就是这样，无论春夏秋冬。

他的指尖也很冰。

当我们的指尖彼此触碰到对方的手心手背时，均吃了一惊。

我很怕冷，不由抽出手，脚下也一滞，他恰到好处地虚扶了一下。

“我第一次碰上手指冰凉的男人。”我歉意地笑笑。

“很抱歉，天生如此。”他微笑，“你的手指也很冰凉。”

“是的，天生如此。”

我们相视一笑。

嗯，很不错，有点儿浪漫。算不算是一场艳遇的开始？

再一次的，他牵着我的手滑下了舞池。

他的舞跳得很棒，我几乎要怀疑他是专业的国标手。他带得很好，转圈时我一点儿也不费力。

“跳得不错。”他说，“你常来这里？”

“不，偶尔。”

我说了谎，不想给他进一步窥探的机会。

事实上，与楚辞分手后，我就开始沉浸于各家酒吧，借以打发晚上的时光，

和思念。

一年了，对他还是没法放下。

灯光打在我们身上，面前的这个男人给人一种若隐若现的感觉，我忽然有一种错觉，似乎他就是楚辞。

攀着他的肩不由得紧张起来。

“你在看谁？”他的眼光很敏锐。

“看一个遥远的人。”我回了回神。

“为什么是遥远？”

“因为触手可及，却咫尺天涯。”

他忽然笑起来。我终于收回乱糟糟的心思，仔细地看了看他。

“终于正眼打量我了吗？”

他调笑道。

不得不承认，他长得实在迷人，英俊得让女人条件反射地产生一种自我保护感，女性本能的危险感。

他眼睛是淡褐色的，在霓虹灯的照射下，闪着淡青色的光，整个人散发出一种“天生傲骨”般的魅力。

果然，酒吧中，优秀男子无处不在！

“你看到了什么？”他贴近我，在耳边轻声问。

我有些不自在：“看到你的眼瞳颜色很浅。”一边说，一边与他保持距离。

“浅色的眼瞳意味着什么？”他放在腰间的手一紧，让彼此的身体更贴近。

“意味着——薄情！”我从他手中挣脱出来。

楚辞，也有一对淡褐色的眼珠，他说那代表聪明。

“对不起，我有些重要的事，再见。”我急急转身，眼睛有点儿湿。

他却拉住我：“告诉我，你的名字？”

我甩开他的手：“不值一记。”

匆匆穿过人群，向大门走去。

这就是我的缺点，想拥有一场动心的艳遇，内心深处却总是惦记着一个人，让自己无法放开。

楚辞，楚辞，什么时候爱上他的？

我终于想起来。

——应该是再见钟情。

那一年，我大三，放暑假的前三天。

校园开满了凤仙花，那一片片嫣红就像少女脸上泛起的羞色，宿舍的玻璃窗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水晶一样晶莹透澈的光。

我就迎着这些光彩，靠着床跷着脚，怀里放着一包洽洽香瓜子，一边嗑一边看小说。

这时有人敲门，我头也不抬，对下铺的葛雅说：“麦芽糖，找你的！”

这种事情我早已习惯，葛雅是校园里出了名的大众情人，白天送花，晚上唱情歌，多如天上的繁星，搞得我们寝室每天都像开晚会一样。

葛雅嘀咕了一声，拖着鞋去开门。

然后听到一声口哨，接着是葛雅妖里妖气的笑问：“帅哥，找谁呀？”

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能让葛雅看得上眼的男子倒是很少，不由好奇地伸头去看。

真的是一位很英俊的男子，穿着很干净的白T恤，牛仔裤上的腿部线条很唯美，整个人优雅而骄傲。

“莫绯绯。”他看着我笑，那种傲然的气质中，涌出一种唯有我才能了解的亲切感。

我“嗖”地从床上跳起来，瓜子撒了一身一床，顿时抱头哀号。

他走进来，笑容漾开，仰头对我说：“莫绯绯，你还是那么冒失。”

我跪趴在床上，看着他的眼珠，浅浅的黑，淡淡的褐，心里开始“扑通扑通”一声一声击打，若是夜深人静时，一定听得异常清晰。

那一刻，就那一刻，与阔别三年的他，再见——钟情。

相亲的男人

这是几年来最冷的一年，持续的降温，让馆里的桑拿特别热闹，唧唧喳喳的八卦满天飞，不知道这一回说的又是谁。